

定價價格

每三個月一張大洋二角
中國各埠每月一元五角
外國各埠每月二元五角
計外郵費在內
加一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序文二十至四十元 傳記四十
至八十元 詩文彙誌五十至一
百元 詩稿彙輯各聯四元至八元
小說長短篇 劇本 影戲脚
本面議
文限體體文 十日取件 潤筆
先惠
收件處 上海愛而近路慶祥里
一五九號榮盛
四馬路望平街晶報館

贈送美女圖

血中之蛋白質及磷質足以破壞
體血輪迴衰弱系故能治諸
虧損之病服日有雲球連二士
餘年為優待從供此補粉
各埠發起見從即日起凡
本外埠各大藥房購此補粉
若干瓶即贈美女圖如其數

「買一瓶送一張」

中國總經理 美曼
時洋行啓

三害可除

海波藥廠治婦女赤白帶下子宮炎小兒胎毒頗有奇效之妙

海波藥 每瓶一元 每打二十元

自來血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上海光學儀器廠

英大馬路勞務路口

分司各省市原 電話三九八五

眼鏡公司

中國精益

護公啓司

非時象壯之補合確配光最科家因

漫之而符因助光非光儀新學精育

鮮也增廣離君之國異器式視製創

也采造之且目眼能常驗試片各製

實平氣足力鏡使華目驗用牌一

林屋山人醫例

診所設在西藏路育仁里五百七十七號電話中央九千一百三十一號門診
 早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至八時診例門診一元出診五元遠道八
 元加送藥費另加一

本報定於陽元月日出版

有咳諸

生醫頓佐姚

(上海三馬路大舞台對面)

專醫

白濁

神效白濁丸


中商國產製藥社啓

元一卮小 元二卮大


每瓶洋一角

上海各大藥房及先施公司均有出售

[illegible]



背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啓

每瓶洋一元五角 每打洋十五元

聞保壽險者必
經醫士考驗其
小便然後方能
定保者之壽限
此無他驗小便
可以知腎之強
弱也背痛者腎
弱之起點也有
則速宜治愈否
則腎更弱較重
之症叢生矣此
丸主治腎虛背
痛風濕水腫腎
筋痛腦系痛大
脚瘋膀胱炎石
淋腰痛小便渣
滓小便停住小
便不通夜多小
便等症大有奇
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翁丹）

妖魔臉販賣芙蓉膏

(妖照)

且說上海地方，近來新到了一個怪物，因為他的面目猙獰，很像一個妖魔，於是大家都呼他為妖魔戲，這妖魔戲本領卻不小，專能呼風喚雨，驅使一般小妖，他又會想法子擄取金銀美色，在上海地方曾經做過一任恭園捐局局長，不但刮皮，連義坑都被他刮盡了，有一天，在離坎大劇場看戲，有個女伶，喚作小香雲，正演得大家拍掌的當兒，忽起一陣黃風，

說是妖魔戲到了，黃風過處，就不見了小香雲，大家說准被妖魔戲擄去了，自從上海打仗以後，妖魔戲的悲

(雲寒)

丙辰多事，先生妣金太夫人，殁于天津，予制詞弔孝，與
家三弟同視含殮，靈輿既擇，仍俯侍慈母沈太夫人於
海上，南行先一夕，走別廬山師，師呼其女媿，取胡麻
糖食予，時棋方一十二齡，見慧者相，師云以離經授之，
能明明而美矣，予其愛之，識之於心，越數年，師遊海上，
過予寓齋，見大解家嚴，極賞其誠厚，予遂爲嚴兒求根
爲耦，師慨然諾，解所佩大背上一紙以爲定，互易藏之，
利市方檢封印報之，且相對書兒女年月干支，互易藏之，
癸亥冬，慈母命授嚴兒室，乃取根牌，甲子九月，根生
一女，乞師命名，師出方檢封印賜之，即命名曰印承，予
屬室人梅某，亦以大吉上上畀付之，此子兩家皆締結未
也，當嚴兒授室之日，師于筵上致語曰，兩小無猜，一個
聲，破之，得玉印，
攜婦上之，先高
太夫人旋以之爲
之祖姑，先祖姑
其婦及女孫，咸
乃以玉珠予後公
韓京公先公後公
之日，不久身以
子孫連綿，無取
潤澤，略無瑕
微露白質，筆紋
也。



（百餘）

新聞報內部的組織，近幾年來是經理之權，超過編輯的範圍凡有一切稿件，不論本埠外埠，必須由經理過目，選擇定了，然後方送到編輯部，統一說統統一，可是一個人的精神有限，汪漢老乃因積勞致病，以至於逝世。大可嘆惜，其舊副伯奇先生，本來是協理，此次經正監督開闢查先生之支配伯奇先生升為經理，主筆張鐵生先生推為協理，輔助經理，處分節務，可是一切稿件，以後皆請張鐵生過目，代伯奇先生分勞，並請張先生監察營業部分的事，張先生為經書先生公子，汪漢老到南洋公學，還是經老介紹介紹，因此總認得張先生，現在福先生器重張先生，可以表現不容人的友誼，而且福先生較汪漢老略識識，一幸後賢能繼志盡忠事，恐怕伯奇先生交情生外何辦？所以伯奇先生升為經理，並且格外體貼，恐伯奇先生太勞苦了，所以請張先生担任協理，福先生真算得夠交情了，所以我要寫這一段新聞報之今昔，替他表彰一下。

(炯炯)

死四十字，是連梅蘭芳說呢，還是以單指某女字，看上下文像是包括梅蘭芳在內，但是梅蘭芳所評定，是同性的淫，還是異性的淫，其中大有研究的趣味，可惜梅學衡沒有講得清楚。

○介紹 三日不短，七日不長，既滿且缺，阿太不易，是日昭晨，元月將祥，謂有回春，照以品光。

○志願 依馬牛之影戲與，周度娘之半月第四卷第一號，其立寶社之英文白麝信卷本。

律不)

關外督之吳，出身馬弁，體直人也，有力如虎，與僧徒偶齋歸門，風聲素
顯而畏之，以見質於主帥，屢得拔擢，今且貴，方馳龍江時，偶偕從者
數輩探險，大衝其赫赫之勢，僧侶等蒲伏供薦，蹙蹙不暇，旋流亦窮焉，
縹緲無依，不至少頃，酒具，爭事吳，吳四顧而笑，笑謂衆曰：若曹知全身
吾奇品乎，衆曰：未也，又笑謂衆曰：欲飽眼福乎，衆起立致敬，囑囑曰：
固所願不敢請耳，吳遂翻臺出利器，陳視之，彷彿常鏡，不異人，吳旋
目擊鏡中，中念全有詞，竭曰：地，所謂鑒於當鏡也，然終然，吳然立，即
者錯愕，鏡中有字，奇駭表著，吳欣欣然作得意狀，一從者取銀幣二，束
一鑒以陳詞曰：請為帥度之，吳許之，銀幣每束得大面，直接兩而去，吳
幣，修短通知其分，衆遂因請上尊號曰：九五之尊，吳慨然嘆曰：其
孰能勝五石之瓢，以正位中宮耶，羣妓雖各涎流三尺，而徒見其勢，莫敢
進也。

名滿中華

馬先生

張某，素有私人之譽。此次爲奉張京師聞之奔走索線人，論功行賞，當然須有以位置之。其所以獨顯爲巡警總監者，因畢張曾被任爲巡警總監，與有秀才一信打消，以故張怒吳某，不惜盡其平生之力，以撮合倒吳合作之功。又嘗必取巡警總監一席，以償其宿志。到任之初，卽向王正廷張難先等，時北京警餉已欠至七個月，王正廷乃向安格聯設法，安允代籌三個月，王返語謂：張大喜大，召各警區官長自速維持之苦心，及籌備警餉之困難，未謂幸得王總長召往，向徵稅務司借得一筆款項，俾足發三月餉之七成云云。蓋將以三成入腰包也。

各警區官長窮困已極，聞有三個月餉之七成，已大喜，當然表示感謝新總監之盛意。不意張之旨適尚未畢，而安德麟忽至，亟揮張去，謂我將自行政發給，於是呼一聲官前，問之曰，爾待幾何？警官具以對。安極惡此三個月不足數之支票子之，一發放畢，復呼張至前，亦以三個月之總數告之。之事已還去，衆警官至是皆歡呼而散。獨張某以措油未遂，且經此一番發解，不啻向其部屬證明總監適來之演說，乃有三成的靠不住，殊大難爲之情也。

總監借款餉措油，固不自張氏始。今北京警餉雖欠七個月，然實祇欠二個月有半耳。其四月有半之餉，則薛之前任內所侵吞者也。薛以警廳長出而身小，有才，而貪婪甚；去歲清廷曾被竊萬古董四十件，命薛查緝，副經理獲獲而薛輕視其事，僅以三件，惟以十件送交漢儀，沈滯留其六，復以四件賜之。此三十四件古董、薛乃一人獨吞，其部屬出力充糶之人，未嘗分潤得絲毫

增刊)

友人來函，謂蘇君稼到津已久，寓德義樓，由王君直介紹名醫爲治奇瘡。醫言非卽不爲功，其愛妻香妹聞之，惶怖派下，近復入病院，診以西藥爲奔走。

(十)

第四回 撲天鵬赴京供職 混江龍刮地欲錢

這時商會裏一位先生說道：「怎麼又要扯旗子了，我記得當初智多星吳學究打了勝仗，大家忙着扯旗子啊，連上海一家鞋店，也把吳學究的肖像做了商標，我們梁山弟兄，也殺盡了勝會，如今吳學究倒了，又教我們掛旗子，歡迎段景住進京，這是什麼意思，撲天鵬李應道：「阿拉弟兄們，雖然受了招安以後，各分黨派，總是梁山泊出身，換來換去，也不過我們梁山上幾弟兄，從前在水泊裏，那替天行道的旗子，不是天扯起來嗎，現在掛旗子也無妨，這番阿拉進京去當財政總長，請大家多幫幫忙，將來阿拉當波人組織幫一色內閣，也未可

(公債)

雲縹風流世所無。翩翩書記亦清臞。
丹青寫出憑人看。一幅英雄立馬圖。
女傑沈佩貞、近忽自稱尙武義軍。



卷一百一十五

第二十四回

認日標青龍騰玉臂
賣風凰美女養情根

柳樹邊一人手揜羞眼，
笑吟吟的走進來，坐在老

六旁邊。老六和他點點頭，
兩個人倒談笑起來。堂倌

早排上一椅齊整整的碟
子，老八溜了一眼道：「今

我們真算不起主人，一來
地請你們陪客第

道：「況何必是陪客
弄錯哉。秋谷道：

沒有弄錯，準得
一笑道：「尊大

狠天;

上海一百名人表中之特別照會，凡稍知海上掌故者，靡不識其人。年來特別照會，意趣視前稍頹唐，昨傳其最近軼事一則，大有奇趣。緣特別照會（特別照會之簡稱，下做此），以家事赴滬江、潮行之夕，到某票房後，祇獲空籤招艷秋克栗二人來，因隔夕以會和約，送特別照上，之至。艷秋云：「家中事，必須一轉，恐不能相送，特別照」，時間尙早，可作汝回家一行。」上船猶未遲也，乃與秋同車，往重慶路私邸，孰知秋乃四堂燈之女，四與特別照頗相稔，及抵門，珠趨趨，秋喚小婢，阿能在家否？婢言未歸，特別照乃入室，就臥榻相坐，熟語有頃，秋忽腹痛，時已鐘鳴一點，特別照以夜深寒甚，爲之圍其不必相送，即欲，亦終須離別，秋頗之，特別照遂行，復往票房，坐半時，秋忽翩然又至，云：「家中無其事，不送君行，同心終覺不安，並攜水果兩匣，僅相貽，且云：禮經人重意也，特別照乃周旋役侍，與秋攜手出門，車停道左，車夫方啓車門，忽迎而有人呼特別照名，視之，與秋相若，手執大名之怡老方也，時特別照徬徨無以爲計，秋觀其狀，聞其言，急拉特別照入口，我轉去哉，特別照尚未及答，怡四即以惡語相加，時茶役在傍，亟呼一街車至，特別照乃回顧秋云：「不必送，你先去罷，秋遂登車，而怡四又號叫口大罵其懦懦，未已，秋不復能忍，屈車夫回車，與之理論，詢其何故罵人，怡四憶擇平中，擡秋之夜，因與鬼共一榻，強拉之去，特別照脫袂，亟趨趨，腰橫槍，拾四上車，一命令車夫速拉車去，開始解，怡四同上船，粉臉不已，幸特別照有友人數輩至，請其送歸寓中，時船已將解纜，天欲明矣，天狼氏曰：「我亦數得艷秋，秋洩我。」

1998

人這麼費
 格，阿曉得故歌辰光，小銅
 細勿行格哉，老八等老了
 都不覺做做合笑，老九提
 過酒壺來，和秋谷滿滿斟
 上一杯酒道：今朝斟附一杯
 酒，秋谷道：不吃呢，老九
 道：秋谷道：勿吃附酒，就算
 喜酒格一杯酒定規要吃

